

嘯傲英雄傳

金庸著



嘯傲英雄傳

上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(豫)新登字 05 号

啸傲英雄传(上.中.下)

金 庸 著

责任编辑 王月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河南省图书出版贸易公司发行 (市西里路73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郑州印山书刊装璜厂印刷

787×1092 32开本插图4幅 24印张 500千字

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001—20000 册

ISBN7—5348—1140—6/I.522(全三册)定价 15.80 元

内容提要

该书是金庸早期得意之作，首次在大陆出版发行。全书描写了龙氏全家遇害后，死里逃生的龙腾云、龙腾曾兄弟二人为报血海深仇，各自奋斗。未曾想，世道险恶，仁义与奸诈、善与恶之间展开。全书情节紧张不可。

九华云静，冰轮飞空。天上月圆，人间团圆。

初更，龙宅中敬过天地，在后厅上摆下了酒宴。龙家是大家，如今说来可怜，仆妇五七，主人却只有祖孙三人，老的白发苍苍，小的十足顽童。

老祖父对酒当月，左看长孙，右瞧次孙，一个九岁刚过，一个不足十二，由不得悲感交集，英雄泪下。老人家摇摇头，叹口气，垂下头去。

蓦地，老人家双目暴射寒光，沉声对厅外叱道：“时值中秋，正缺嘉宾，请报名姓。”

那知，随着老人家的叱喝声，厅门被人撞开，踉然扑抢进来一个人，这人一身鲜血，几乎不成人形！浴血的这人抢步到了席前，已然不支！

但他强忍着奇痛右手扶住了席案，那手，正索索颤着，颜色乌黑，望之使人凉畏！

他，猛地抬起头来！老人家看清了这人的模样，竟目瞪口呆楞在一旁。

这人却伸出抖颤但尚未变作黑色的左手，似抓不像扑般对着老人家，使老人家本能的上步扶住了他！

老人家双手刚刚扶住这人，这人已喊道：“爹……”一个字，人已昏死过去。老人家猛地扑抱住这人，老泪纵横道：“飞儿，飞儿，飞儿……”

是重阳，登高踏青的日子。龙宅，却是一片悲声！

素车素马，老人家一袭素衣，牵着两个披麻戴孝的孙儿，走在那副棺木前面，悄悄走着，直抵龙氏祖茔。村中熟人，都自动的归入送葬行列，也都一言不发。

“是听你小王八旦的，还是听秀才公的？”

二楞子光着膀子，紧握着比年初一供用的盘大馒头还大一号的拳头，在王二狗子脸前幌着喝问：“说，你小王八旦自己说？二狗子，姓王是不会错。却不叫二狗子。吃亏在长了一张“哈巴狗”的脸，又排行在“二”。于是从小叫他这个二狗子。

二狗子还有个官称，那是沾了他爹的光。二狗子他爹，属于“无事不知”的一流人物，您别看乡下人老实，但是老实人也会开噱而又谑的玩笑。

他们对那些“知人为知之，不知亦知之”的人，谓之“聪明二大爷”，二狗子他爹，就是有名的聪明二大爷。听以轮到二狗子，除了“二狗子”“小王八旦”等名字之外，还有个“小聪明二大爷”的官称。

“山顶村”是个大村子，有千把人，好几百户，二狗子家算得起是富户，有水井，有良田，不舍乎。

不知道从那一年开始，也不知道是由那一位提议的，山顶村请了塾师，公建塾学，来教管一切的小捣乱。山顶村的父老们，对塾师可很敬重，束修多过县城东西两乡，吃的是“细小”洒出来的头号白面。尽管如此，怪了，塾师们就没有

能作下一年去的!

终于有一天，是个大雪天，山顶村龙家的老太爷晚宴回来，在门口救下了一个病弱冻饿濒死的中年人。经过十天修养，中年人病全好了，互通姓名，才知道中年人姓汤，叫子孝，是位秀才。

再谈论下去，汤秀才竟是个独身汉，恰又淡漠名利，龙太爷龙公武，想起村中塾馆正好走了先生，于是一拍即合，因此，汤子孝汤秀才，成了山顶村一大群小捣乱的塾师，不再四处流浪。

当一群小捣乱的父兄们，被请进龙宅大厅，商量此事的时候，汤秀才提出了教学的三个条件。一、孩子们进了塾学，要任劳任怨任罚，父兄们不得心痛闻问，汤秀才说的好，有问题他负全责。二、在学时间由汤秀才作主，该放假就放假。三、孩子们的父兄，若没奉汤秀才召请，谁也不准到书馆里去，否则这一家的儿女，他绝不再教。

众父兄们答应了，龙公武十分高兴，首先唤出他两个孙儿，龙腾云和龙腾霄来叩拜汤秀才。汤秀才似乎对龙家小弟兄俩有缘，当即要求龙公武，叫龙家兄弟搬居塾中，每逢初一和十五回家。龙公武慨然承诺，事情遂成定局。

从汤秀才入主山顶村塾师到今天，三年了。龙腾云已是十六岁，龙腾霄也十四了。

怪的是这一大群小捣乱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三年来不但没有出过麻烦，并且个个变了成小秀才。小秀才并非只是文杼有礼，人也像条小牛，这情形，由不得众父老不伸大拇指，夸一声汤秀才高明。

汤秀才和气的很，没人瞧见过他大声说过话，更不要说发脾气了，不过汤秀才也有怪事，就是向不扰人！不论年节除了去龙家外，不论那家来请也请不动。

三年来，龙家小兄弟俩个，成了汤秀才寸步不离的书僮了，汤秀才到那儿，他哥儿俩准跟在身后三尺。

汤秀才也有十分随和的一面，就是每逢春秋间晚饭后，他总是带着龙家哥儿俩个，坐在大槐树下面跟村里的人聊天，讲故事，他的故事，引人入胜，今天傍黑，也没例外。开口不久，二狗子打了岔，惹恼了二楞子，直想揍他。二狗子从心眼里怕，不过他知道秀才公在座，二楞子不敢真动手，竟接话道：“怎么，你不讲理，要逞匹夫之勇？”

二楞子十八了，有娘没爹，生活苦没机会上塾学。还是去年汤秀才说了话，叫二楞子扫塾，换书念，二楞子这才开始认字，一年下来，孟子见梁惠王背得烂熟。匹夫之勇四个字，说的二楞子放下了拳头。可是他也没完，大声喝道：“就不动手，可是我问你，秀才公在讲故事，你凭什么打岔，又凭着那一门子邪行，硬说秀才公讲的不通？”

汤秀才当然在，龙家小哥俩个也在，竟任由二楞子和二狗子抬杠，没过问，反而都笑嘻嘻地。

四外围着一群村人，有几十位，见秀才公都没开口，也就都紧闭着嘴巴，静静地看这个热闹。二狗子一对母狗眼一挤，道：“你喊秀才公，我可得称呼先生，二楞子，天下任什么都可能有人争，有人抢，没听说过争抢坟里死人的！”二楞子牛眼一瞪道：“你这叫少见多怪，没碰上过！”二狗子抬杠是好手，道：“不错，二楞子，这种事你碰上过啦？”二楞子真楞

了，被二狗子给问愣了。二狗子不讨人喜就在此了，他竟然嗤笑一声道：“怎么样，是‘土地爷抓蚂蚱，傻眼了吧’？”

二楞子丢了脸，虎地一声站起，拳头一握，才得发狠，突然有人步向近前，接着这人客气的问道：“借借光，请问这是‘山顶村’吧？”山顶村有界牌，在村口外竖着，不算大可也不算小，只要注意点，就万无看不到它的道理。奇怪的问话的这人，却就是没有看到。这人发问，恰好打断二楞子和二狗子的一场好戏。围坐大槐树下的村民们，都闻声注意这人。

这人牵着一匹马，好骏，鞍是新的。身穿蓝色袍衣，是暗水纹的大团寿字花，富贵气浓。福字履，雪白的褥子，履底白帮儿颜色还没褪。年纪大概三十七八，模样够英挺，没留胡子，问话先含着笑，看来是位很随和的富家老爷。这人身后，跟着个年近六旬的老仆人，一匹马也有五百里脚程，马鞍及老仆身上的衣履，也全够新。

村民中有人答了话，是有老酒壶之称的李老好。李老好五十来岁，开着家豆腐房，李伴儿早过了世，眼前只有一个女儿，十八啦，出落的美压全县。

李老好懂礼，先站起来再开口，道：“不错；我们这儿正是山顶村，您是找人还是……”客人接了话：“找人。”李老好笑道：“找那一家？”客人道：“姓龙，龙飞。”众人一听，神色皆变。龙家小哥儿俩个，才待答话，汤秀才一把按住一个，稳住了小哥儿俩，接着又拉着他的手站起，道：“贵姓，找龙家有什么事？”客人闻言，上下打量了汤秀才几眼，道：“在下姓夏，夏子渊，是龙兄的好友。”话一顿，又打量了汤秀才一

眼，道：“还没请教贵姓，和龙家是……”汤秀才一笑道：“我姓汤，草字子孝，是龙家老太爷的村塾师。”夏子渊拱手道：“原是老夫子，失敬失敬。”汤子孝多说上些年纪，也不过才二十五六，夏子渊却尊称他叫“老夫子”，这也就是咱们传统上的礼貌。汤子孝拱手道：“愧不敢当。”声音一落，手指龙家小哥俩个道：“他们就是龙老太爷的两个孙儿。”

夏子渊闻言微微一愣，继之满面含笑，走近了龙腾云，伸手要摸龙腾云的头发，并且说道：“真没想到龙飞兄这好福气。”说话间，手已伸到了，哪知这时汤子孝恰好肃客道：“龙家我很熟，夏客人请，我带路。”

肃客手势，正好挡在夏子渊手前，于是夏子渊收回手去，点着头，含着温和的笑容说道：“这太麻烦了，既然两位小哥儿是龙飞兄的爱子，只请他俩带路就行，劳动老夫子在下心中不安。”

汤子孝笑道：“那里的话，再说他们弟兄学课还没完，回家还早的很呢，我又正好有事要向龙老太爷说，一路走吧。”说着，汤子孝转对龙家小哥儿俩道：“听清楚，要把那篇文章背熟才能回家，快去背！”

龙腾云兄弟互望一眼，再看看汤子孝，恭敬的答道：“是，就回去背。”汤子孝嗯了一声，再次转对夏子渊道：“夏客人，请。”夏子渊点着头，随汤子孝走去。那名老仆，这时开口道：“大爷，小的在这里等你还是……”夏子渊还没接话，汤子孝已经说道：“一起去吧，乡下人都睡的早，一会儿外面就没有人啦，这样显得村人们没有礼貌，所以……还是一起去吧。”

夏子渊目光向老人仆人一扫，道：“听见汤老夫子的话了吗？一起去。”老仆人恭应着，牵马随后，步向龙宅。

龙腾云兄弟，目送汤子孝陪着客人远去后，互望着，很久没有出声，二狗子又犯了万事通的毛病，开了口：“你们哥儿俩个还不快去背书，发的那门子呆？”龙腾云对二狗子笑了笑，和乃弟步向塾馆而去。二楞子想了想，大踏步由后面赶上来，道：“我也回去了，咱们一路。”龙家小哥俩个没开口，三人逐默然而行。走着走着，二楞子突然说道：“我看姓夏的这小子不像个好东西！”龙腾云年十六，事懂的多，哦了声道：“怎会？”二楞子嘀了一声道：“我看清楚，他伸手摸你头发的时候，中指和无名指虚握，食指挺力，找你的后脑勺，不怀好意！”“二楞哥，你懂武术？”二楞子楞了，涨红了脸，讷讷不能出声。

龙腾云别看年纪小，生来的极端聪明，开口道：“楞哥要不说实话，我就告诉师父！”师父，自然是指汤子孝。

别看二楞子牛劲一发，皇帝老子也敢打，可就是任谁一提起汤夫子，好，他就像泄了气的尿泡，软啦！他一着急连连摆手道：“好兄弟可千万别对汤爷说……”汤爷，是二楞子独出心意对汤子孝的称谓。

龙腾霄接口道：“不说也可以，你得对我们兄弟说实话。”二楞子打了自己脑袋一下，够重，又叹了口气道：“都是这个想当然东西不管用，记不住事。”话锋停了停，又郑重的说道：“我讲可以，好兄弟可千万对谁都不要说。”龙家小哥俩个点了头，二楞子才说，是汤爷看他力气大，心地好，人忠厚随便教了他些强身健体的武技。可是龙腾云哥儿俩个，却知

道二楞子仍然没全说实话，试想，要仅会些健体武技，又怎能看出夏子渊的手法！不过这小哥儿俩是过来人，更是有心人，不再多问，却借了个因由，和二楞子分了手，悄返家中。

一路，哥儿俩个谁也没开口，但步履奇快。突然，龙腾霄一拉乃兄手臂道：“咱们走后门。”龙腾云一点头，暗中佩服兄弟比自己聪明而细心。

龙宅后门，是花园，花园不小，管理花园和后门的只有一位哑仆，哑仆前年才来，比汤子孝晚两个月。谁也不知道哑仆的来历，只知有一天，哑仆持有一封信柬拜叩龙老太爷龙公武，龙公武就派他照料花园。

龙家后门，经年不开，一把锁，全锈住了，奇怪的是，哑仆却能不动那把锈锁，就打开后门。龙腾云哥儿俩进了后门，立刻和哑仆比手式询问，哑仆笑笑指指前面客厅，作个细心的手式，又笑了笑。龙腾云兄弟会意，悄悄转向前厅。

前厅中，龙公武刚刚进去，宾主礼让告坐。首先是汤子孝开口：“这位夏客人夏子渊，和一名老家人，说是龙员外的长公子的好友，不识门路，所以由学生带路来拜。”

龙公武对汤子孝很客气，拱拱手道：“有劳汤先生。”汤子孝一笑道：“学生只是顺便……”龙公武似乎不解道：“顺便……”汤子孝起座道：“员外莫非忘怀令学生来府取‘紫兰’花本的事？”龙公武恍然而笑道：“是老朽疏忽，先生能否自去园中向园丁讨取？”汤子孝应声道：“如此甚好，告辞了。”说着，又转对夏子渊道：“夏客人你坐，恕在下失陪。”夏子渊客套站了站，汤子孝已推门而出。

厅门外，夏子渊那名老仆肃立一侧，汤子孝经过老仆面前，对老仆一笑，若有心似无意的说道：“没站惯的站上老半天，可不容易，要不要我招呼一声，给你拿个凳子来？”老仆恭敬答道：“这可不敢当，老奴是站惯了的。”汤子孝笑笑，转向后面花园。”他边走，边自语地说：“没什么好看的，偏要看，不懂事！”这话不知道是说谁，不过藏身大厅后门侧的龙家小哥儿俩个，却彼此一吐舌头，原来心里明白。

厅中，答问已起。是龙公武先的开口，他道：“夏客人不知是在那里和犬子龙飞结交的？”夏子渊道：“够久了，有十年啦，在子午岭头。”龙公武颌首道：“是老朋友了。”话声一落，接着问道：“恐怕你们有些年没见了把！”夏子渊笑了笑道：“不瞒伯父大人说，有五年没见面啦。”龙公武长叹一声道：“原来是如此这就难怪了。”夏子渊听出他话中有话，立即问道：“伯父言下之意是……”龙公武未语先叹，道：“不敢当尊客如此称呼，尊客来找犬子，可惜晚了……”夏子渊双目连霎：“晚了，难道飞兄他不在家？”龙公武摇头道：“犬子半生在外奔浪，虽有家却若无家，尤其是自十二年前，亡媳不幸去世后，他更是三五年不回家中……”夏子渊心急接口道：“可有他身存某处消息？”龙公武未答此问，接着说道：“如今，他是再也离不开这个家，他这出生之地了！”夏子渊已听出不对来了，神色一变道：“莫非龙飞兄他……”龙公武便接口甚快道：“死了，死了四年多了。”夏子渊心头猛沉但灵智未失道：“得的什么病？”龙公武看了夏子渊一眼，道：“不是病，是受了重伤，中了巨毒！”“伤？毒？”夏子渊双目暴射寒光，重覆着龙公武的话。龙公武恰正因悲垂首拭泪，没有看到夏子渊

眼神！夏子渊站了起来，悲伤的说道：“老天竟不怜英雄？唉！”一声长叹后，接着又道：“不敢欺瞒伯父，飞兄和小侄，非但是好友，且曾与舍妹婚配夫妻，五年前一去无踪，因之子渊找到此地，如今既知飞兄亡故，必欲灵前敬香以表寸心，然后回乡。”

龙公武额首相谢，恰好三日后为清明节，商妥是日备妥香纸，于坟前奠化，夏子渊随即拜别。是清明的前一天的清早。

山顶村中，突然来了不少乘车骑马的外乡人。一名白发年约七旬的老者为首，另有四名五旬老者为从，还有八名壮汉，四名女婢，两乘双马轿车。他们车马停在了那株汤夫子讲故事的大槐树下，因为那个地方，是山顶村正中央，也是唯一的广场。

别看是一大早，山顶村却已家家户户打开了门。李老好正推着他那“二把手”独轮车，挨家按户的送卖豆腐，已送了半个圈，也到这树底下歇足。

这叫巧，那七旬老者笑迎上李老好，拱拱手道：“借问老哥哥一声……”李老好真好，笑着还礼道：“可不敢当，老哥哥你要问什么？”老者一笑道：“老朽姓米，来贵村访友……”“那家，叫什名字？”李老好答话快。“我那朋友姓龙，叫龙飞。”七旬米老者答话也不慢，可是李老好却不含糊，哦了一声，上下一打量老者那群人，道：“龙家老爷是老哥哥的朋友？”姓米老者，听出话中所疑，忙道：“是这样的，忘年交，另外还有一层更深的关系！”李老好有分寸，道：“什么关系？”米老者想了想，又看了看李老好，道：“本来是不想说的，不

过早晚也瞒不过人去，就告诉老哥哥你吧，哦！对了，还没请问老哥哥贵姓？”李老好道：“贱姓李，李老好。”报出名姓后，李老好竟加上了一句，道：“虽是‘老好’可也自有分寸，得分什么事说。”米老者微微一笑道：“对对，不瞒你老好说，我们家的小姐，是龙飞老弟他的夫人，成婚有六七年了，这不是……”说着，米老者一指第一辆双马轿车，道：“龙夫人我们家小姐，也亲自来了。”

李老好可傻了眼啦，前天傍晚，来了个姓夏的，到龙家认妹夫，这事山顶村全知道了，正纷纷背后议论没完。如今可好啦，又来了家姓米的，还是大队人马车子，连“夫人”又是“小姐”的全到了，这事透着邪行的怪！于是李老好要找帮手，四顾一眼，看到了二狗子，虽说二狗子办不了大事，但目下就只有他在附近，只好向他打招呼。

李老好明白事的严重，对二狗子道：“你可听明白，减或加一个字，我准叫你爹打断你那两条狗腿，去塾学里请秀才公快来，就这句话，你快去。”二狗子应声快，撒腿快，跑没了影子。

一会儿，汤子孝到了，背后跟着龙家小哥儿俩。李老好迎上前，压着声调说出经过，汤子孝连个楞儿都没打，只是头一转，对龙家小哥儿俩道：“别露神色，不准开口，随我身后别离的太远。”话罢，不等他小哥儿俩个应声又步向米老者而去。

见面，汤子孝就开门见山的说道：“听说米老者是来找龙家少主人的，没错？”米老者道：“没错，找龙飞。”汤子孝皱眉道：“又听说，府上千金也到了？”米老者又一指第一辆车道：

“也没错，我家小姐在车上。”汤子孝头一低，声调压低了些许道：“龙飞公子早死了……”米老者和那群随从，脸上没露出半丝惊容来，汤子孝心中有了数，于是话锋一变，接着又道：“死了四年多了，米老先生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呢？”米老者话回的好，道：“我家姑老爷不幸去世的事，我们听说了，就因为听到这个消息，才非来不可，只可惜知道这消息太晚了。”这话等于告诉汤子孝，是获知消息晚，所以来的晚。汤子孝点点头道：“四年多来，尊府上该随时可以来的……”米老者叹口气，回顾第一辆轿车一眼道：“要依着老朽，五年前就来了，我们小姐说什么也不许，你知道，小俩口犯了心病，赌上气可真难为人！”好话，夫妻赌了气，你不回来，我就偏不找你。汤子孝又一点头道：“是难为人，但在人死已四年多后的今天，尊府千金却又带着大队的人来了，可也够人难为的。”这话米老者懂，但他不能承认懂，装糊涂最妥当。糊涂好装，可不能不说话，念头一转，他由衷的觉得被李老好称为秀才公的这位中年人，心思细密而老练。于是他要伸手，摸一摸汤子孝的底。他有心错认，拱手道：“说了半天话，老朽还没请教您是龙府上的……”米老者够坏，以“龙府上”三个字，给汤子孝戴顶不够大的帽子，叫汤子孝头痛脑涨。那知汤子孝很轻宜的接话道：“在下汤子孝，本村的塾师，龙府的西席！”米老者只有再拱拱手道：“是位夫子，失敬了。”汤子孝一笑道：“百无一用是书生，叫老丈见笑。”话锋一顿，突道：“太仓米家是大族，老丈……”米老者脸红了，被迫忙加解释道：“老朽一族，和太仓米氏毫无关系。”这是米老者有心使巧自找的难看，汤子孝对人并不过甚，微微一笑，

哦了一声，略带歉意的说道：“冒失冒失，恕罪恕罪。”

米老者明知吃了个“闷攻”，有苦难诉，转题道：“老朽敢请夫子指点龙府何处，也好……”汤子孝头一摇道：“老丈先听在下说明一事，再去龙府不晚。”米老者应声道：“是是，敢请指示。”汤子孝道：“龙老员外因为乃子终年在外，所结之友所行之事无不悖理，因之老员外早已不耐，自乃子死后，更对乃子友朋痛恨，是在下深信，老丈若去龙府，必然遭拒，甚或取辱，愿老丈三思。”

米老者一呆，没有接话。适时第一辆轿中软帘微动，一名艳婢凑近帘外，状极恭畏。刹那，那名艳婢步向汤子孝面前，对米老者道：“小姐吩咐，说这位夫子的话不错，再说龙家的人不会见我们，我们也不一定见龙家的人，只问姑老爷埋骨何处，咱们起出棺木回家就是！”话说完，竟连一眼都没看汤子孝。并且话说好了之后，转身就走。

汤子孝没恼，反而哈哈地笑道：“老丈认为你们小姐的主意如何？”米老者肃色道：“自是最高明。”汤子孝又两声哈哈道：“自古至今，只听说过妻死葬夫祖塋，今天一次听到，妻子想移夫骨于娘家的事，够新鲜。”话锋一停，汤子孝若无其事的又道：“不过原是人家龙府和你们米家的事，在下一个外人，似乎不必少见多怪，老丈要去起棺，请！”米老者又发了呆，语塞无言。

车帘再动，那艳婢再次传话道：“小姐玉示，着总管家只要问明姑老爷葬处就行，能不能起棺，正如人家夫子说的，是米、龙两家的事！”

米老者原是米家的总管，难怪万般事都声命小姐，艳婢